

28年,他砥志研思了一部目录

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该书被誉为相关领域迄今最有学术分量的研究著作

本报讯(记者李婷)公元九世纪后期,一部记录日本汉文典籍的总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面世,围绕这部日本现存最早的敕编汉籍目录,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争论延续了1100年。中国学者孙猛用了28年时间对此目录做了详尽而深入的研究,著就《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解开诸多疑团。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荣获于今年评出的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据史料记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问世以后,在日本地位崇高,成为宫廷议事的权威文献依据之一。该目录缘何如此重要?据孙猛考定,它所著录的典籍多达1579种,占了当时传入日本汉籍的九成;而且,其中有467部为《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不载,在东亚史学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中,孙猛对每部可考书的著者、文本面貌、流传轨迹以及存世遗痕等都作了翔实的追究。比如,考证陆善经注《周易》,仅陆善经生平事迹的介绍就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问世以后,在日本地位崇高,成为宫廷议事的权威文献依据之一。据孙猛考定,它所著录的典籍多达1579种,占了当时传入日本汉籍的九成;而且,其中有467部为《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不载,在东亚史学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有1500字,是目前所见陆善经最全面的生平介绍。而关于乐器尺八的渊源,孙猛在书中叙述了中日两国七种不同的说法,运用了九种考古文物史料,提出了学界公认尺八始于吕才之说尚可商榷。

著名文献学家李庆认为,孙猛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堪称迄今为止有关《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最有学术分量的研究著作。全书上中下三卷,总计280万字,全面厘清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作者、书名、成书、性质、价值、流传、文本等历史遗留问题,以目录的成书年代为例,至今有20余位中日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见解,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贞观说”。孙猛订正了这个错误的观点,并运用了确凿的史料,证明成书的时间在宽平三年(公元891年唐昭宗天顺二年)“三月九日至四月十日之间,三月九日至十月十八日之间,四月十日

间在宽平三年(公元891年唐昭宗天顺二年)“三月九日至四月十日之间,三月九日至十月十八日之间,四月十日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目录?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它是当时的宫廷、皇室的藏书目录。孙猛则论定它是一部记录日本平安前期为止的传世的汉籍总目录,不仅包含了当时日本“见在”的书目,而且应该包括了一些在此之前传到日本、当时已经散佚汉文典籍的目录。与此同时,孙猛还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文本进行了考证,指出现存最早的文本,是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室生寺本,流传的传抄本有

40种左右。孙猛根据现存文献记载和现实的调查,将这些文本分为三大类,并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进行了校勘、考订,辨析了文本的源流,纠正了流行传本的错误,提供了目前最为准确的文本。

孙猛的研究视野不限于学术,还涉及文明交流的问题。比如,《千字文》在中国,是千年来学子的基础教育的文本,有关字迹是书法界关注的焦点,在日本多有研究者,而在敦煌遗书中多有见之。孙猛指出,敦煌遗书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佚存汉籍之间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关系,使人想到汉籍东传的意义还应该站在人类文明交流的高度来理解,并为今天的“一带一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书中所写:“今日,当我们研究汉籍东传之际,把‘沙漠丝路’上的西传途中的敦煌遗书跟通过‘海上丝路’东传日本的汉籍,西东贯通,时空超越,一幅地球格局的人类交流的历史图画呈现现在我们面前,生动而壮观,纵横览之,不禁令人感动不已!”

上海爱乐乐团 2017-2018 音乐季演出公布 《启航》将揭幕上海国际艺术节

本报讯(记者徐璐明)记者昨日获悉,上海爱乐乐团2017-2018音乐季将于9月5日拉开序幕。新音乐季仍将坚持“爱上海,爱音乐”的城市古典音乐传播和普及路线,推出大师与经典、音乐多棱镜、节庆、走近爱乐及室内乐等五大系列近40台音乐会。

推介中国作品和支持中国作曲家的创作历来是上海爱乐乐团的优良传统,也是作为中国职业乐团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新乐季中,一批华人作曲家的作品将由爱乐乐团进行世界首演。

10月20日,乐团驻团作曲家龚天鹏的最新作品——交响合唱《启航》将作为第19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音乐会亮相上海大剧院。指挥家汤沐海将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男高音歌唱家韩蓬、女高音歌唱家许蕾共同献演。张小一路题材创作的第八交响曲“蓝色弹珠”、青年钢琴家吴牧野担任作曲并演奏的两部中国作品钢琴协奏曲《戏曲印象》和《上海遇见》以及王建民的笛子协奏曲《第一中国随想曲——东方印象》(交响版)都将由乐团在新乐季中与观众见面。

华人原创与西方经典并重是乐团坚持的理念。在新乐季中,乐团依然将经典

作品作为乐季的重点之一。在“大师与经典”系列音乐会中,贝多芬的第一到第九交响曲将于四场音乐会中,整体呈现给观众;此外,乐团还将呈现马勒的《第三、第四交响乐》、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乐》以及他的《第六交响乐》在中国的首演等。

值得一提的是,自2016年上海爱乐乐团与费城交响乐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双方的合作逐步开展。今年8月,上海爱乐乐团的弦乐和木管声部首席受邀赴美国,与费城交响乐团演奏家们开展交流活动。上海爱乐乐团此次出访,除了参加费交艺术总监雅尼克执棒的交响音乐会之外,还就双方后续合作达成共识。明年3月3日,指挥家张艺将携手费城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倪海叶演绎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而双方共同委约创作的根据京剧改编而成的交响组曲《曹操与杨修》也将在新乐季中呈现。

上海爱乐乐团常务副团长孙红介绍说,除了举办公益惠民音乐会、社区音乐会和“高雅艺术进校园”以外,随着年底乐团旧址改建完毕,上海爱乐乐团开放日活动也将再次启动,一批客席艺术家都将利用来团排练演出的间隙,与乐迷进行互动交流。

细腻情感穿破历史迷障

美剧《王冠》第一季获艾美奖13项提名,第二季今年12月播出

■本报记者 姜方

近日,由美国视频流媒体服务提供商Netflix投资的热门美剧《王冠》第二季预告片曝出,除“女王”克莱尔·福伊、“菲利普亲王”马特·史密斯、“丘吉尔首相”约翰·利特高等原班人马悉数回归外,新加盟的摄影师安东尼将由马修·古迪出演,他就是女王妹妹玛格丽特公主未来的丈夫斯诺登勋爵。该剧将于12月播出全部十集。不久前,在九月即将揭晓的本届艾美奖上,《王冠》第一季获得了13项重要提名,包括剧情类最佳剧集、剧情类最佳女主角、剧情类最佳编剧等。

皮特·摩根日前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完成《王冠》第二季剧本的过程相比第一季更加有趣,却也困难重重。剧中诸多主人公依然健在,你必须认真对待这些人和他们身上背负的历史。如果你没领会到位,人们会拒绝它。”

“英国制造”有望再度斩获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剧集

去年11月,美剧《王冠》第一季首播,作品讲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传奇人生,刻画了君主制下的女王面对家庭和皇冠时的选择。剧情时间设定在1947年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结婚开始,到1955年玛格丽特公主和皮特·汤森订婚结束。该剧虽由美国公司投资,但主创班底几乎都来自英国。这部“英国制造”的作品自播出后收获好评无数,美国评论家也纷纷支持它把艾美奖收入囊中。

现当代以来英国王室中的种种传说,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王冠》放弃戏说,以扎实有力的剧本穿越了被加工过多的历史迷障,动荡时局下英国政坛斗争的大气磅礴,以及女王作为女人处理家庭和自我关系时的细腻情感,

相对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除女王以外,丘吉尔等人物塑造均有出彩之处。约翰·利特高将丘吉尔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凭剧中精彩表演获得艾美奖剧情类最佳男配角提名。1977年,艾美奖把剧情类最佳剧集颁给了英剧《楼上楼下》。有评论人预测,《王冠》将是本届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剧集的有力竞争者,如果获奖,也会是“英国制造”电视剧时隔40年后再度获得该奖项。

计划拍遍英国女王在位时的所有大事

据悉,《王冠》计划拍摄六季共60集,至少使用三位女演员。如果执行,这意味着剧情将不断沿着英国女王在位的每个时间点前进,甚至包括现在。

在该剧第二季中,故事时间发生于1957年到1964年。女王夫妇与肯尼迪夫妇的“世纪会面”,以及摄影师安东尼和玛格丽特公主之间的罗曼史,成为这一季中的最大看点。《王冠》第二季导演菲利普·马丁表示,前一季里伊丽莎白和菲利普是故事的全部;新一季里“外部世界”将会闯进来,“进入60年代,整个王室家族随着时代改变而发生变化,他们意识到时局和人民都开始不同了,你会看到现代民主的变革”。

前两季中的伊丽莎白二世均由英国女演员克莱尔·福伊饰演,今年年初她凭《王冠》第一季斩获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皮特·摩根表示,接下去的四季将由新的女演员来饰演女王一角,因为克莱尔·福伊已经演到了她能演的年龄的极限。至于接替者,是否是“大明星”?和Netflix合作最棒的是,他们不会提出必须起用大明星才让他们拍的要求。虽然让一个中年演员走红是件难事,但我相信英国有一大把出色的演员能经得起这种考验。”皮特·摩根说。



近日,美剧《王冠》第二季曝出预告片,克莱尔·福伊和马特·史密斯回归饰演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图为该剧剧照。

力推足球文化升级 再邀豪门赴华约战 “2017 奥迪足球峰会”再献豪门盛宴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高端汽车品牌,一汽-大众奥迪依托全球无可比拟的顶级足球资源,长期鼎力推动豪门球队访华,深化我国足球土壤培养。2017年7月,“2017 奥迪足球峰会”在上海体育场、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再度燃起战火。

在上海站比赛中,德甲霸主拜仁慕尼黑与英超豪门阿森纳之间展开巅峰对决,吸引了现场近四万球迷和奥迪粉丝的观战。在深圳站比赛中,拜仁慕尼黑与AC米兰上演了又一场王者之战,吸引了来自深圳及周边地区近4万球迷和奥迪用户前来观战,创下了今夏国内足球赛事的入场人数纪录。最终,AC米兰以4-0的比分击败拜仁慕尼黑。“2017 奥迪足球峰会”为中国球迷带来了又一个难忘的夜晚。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一汽-大众奥迪让足球成为了主旋律。

在“2017 奥迪足球峰会”上海站和深圳站比赛中,一汽-大众奥迪还在拜仁慕尼黑休息区旁边专门设立了奥迪尊享席位(Audi Seats),在一汽-大众奥迪同期举办的“2017



不提供解谜的乐趣,不堆叠戏剧的高潮,从情绪到结构,诺兰一一做了减法

《敦刻尔克》:从幻境到真实的“大撤退”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今天,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敦刻尔克》在国内公映了。这是一部几乎没有同类的电影,它与所有名声卓著的战争片不同,更与导演的前作不同。

以敦刻尔克事件在战争史上的重要性,理应被拍过许多次,但事实上,它在电影里出现的概率远比想象中小得多。于好莱坞,那场事件发生在美国参与前,满足不了美式英雄主义的热血。于电影创作者,它又不太像合格的战争,过分安静,除了无边等待,只有时而袭来的空中战机。所以,当诺兰宣布他新片的主题时,舆论一分为二。一边说:“哦,那是他们英国人的主旋律,诺兰再合适不过。”另一边不断嘀咕:“爱玩悬疑、爱弄结构的诺兰,他甘愿平铺直叙一段历史吗?”

国内的点映场和零点场过后,分歧依然存在。只是,完全相左的意见里,有一条是确定的——《敦刻尔克》也是导演诺兰的一种“撤退”。

看惯历史的丰功伟业,不妨听听凡人的一声叹息

大撤退的结案陈词早写在历史教科书上,唯一存疑的是纳粹德国放弃大胜局面的动机。但披着伦敦浓雾杀人好莱坞的诺兰一点都不纠结于史学研究者或者阴谋论家的观点,远离他们,只讲述一小队人的逃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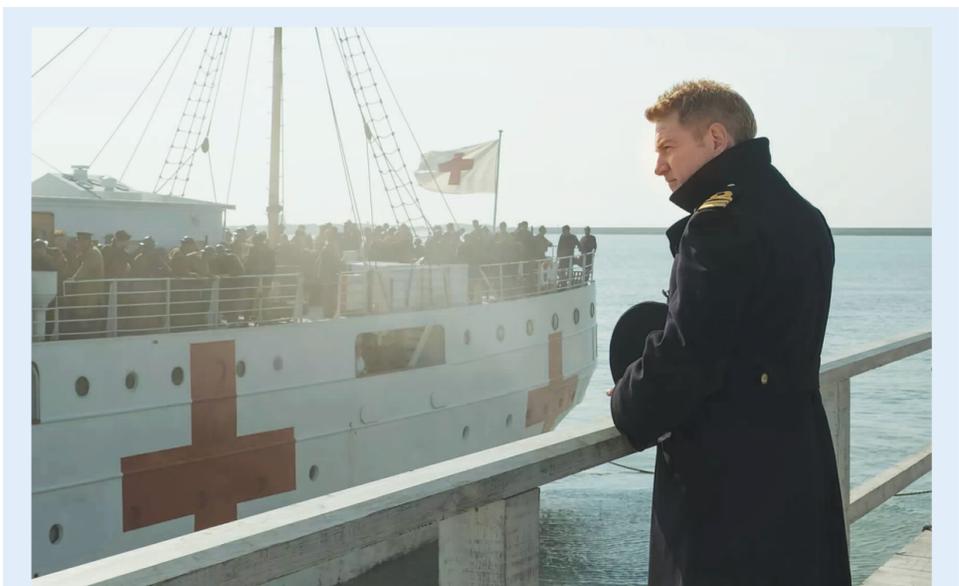
从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到伊斯特伍德的《父辈的旗帜》,我们看惯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业,不妨听听凡人的一声叹息。这是导演诺兰做出的一种“撤退”。

历史上,敦刻尔克大撤退从来不是一场胜利。诺兰从一开始就清楚这事的性质,他的祖父曾服役于英国空军,并于战时牺牲。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敦刻尔克精神”绝非骁勇善战的代名词,而是指向逆境中的勇气、决心和团结。甚至,电影《敦刻尔克》与少年诺兰在课本上习得的那个敦刻尔克也有不同。它不是丘吉尔辞术中“败而不败的撤退”,不是“日后孕育出胜利的伟大的撤退”,也不见得有个抽象的“人类命运转折点”的气概。

不把撤退美化成爱的史诗,而是构建起每一个士兵、营教者的恐惧和不确定,这是诺兰对这场战争的价值取向。所以他克制住自己对英雄主义的渲染,只谨慎地显示普通人在战争里的“生存即正义”,微观的、当下的、知觉的、简言之就是战争背景下的个体逃生经验。

影片分三条故事线:陆军士兵汤米在防波堤上经历的一周,英国平民道森在海上驶过的一天,英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法里尔在空中为撤退护航的一小时。

三条线三种视角,都是凡人,也是每一个人。他们没有英雄那样的超智,也无需承载宇航员所肩负的人类大义。在二战时逼仄的海天之间,一颗流弹掠过前后,这些无名小卒影响不了任何大势。奇迹的是,那被困的40万人,丘吉尔本预估只能撤回三四万,但结果有逾33万人穿越了英吉利海峡——电影里负责逃命的“汤米”就是史上记载的33万分之一;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得主里朗斯饰演的“道森”便是成百上千伸出援手的英国普通民众;汤姆·哈迪饰演的飞行员几乎全片



比起前作,诺兰在《敦刻尔克》里对悬疑、结构、情绪都做了减法。获评“神作”,恰是得益于他内敛的导演手法。图为该片剧照。

记者手记

有种“以退为进”叫作胶片电影

优秀的战争片都会反映命如草芥的残酷,《敦刻尔克》也不例外。它的画面虽不血腥,但一个个小人物的死却是极快速的,根本不给人抒发悲情的时间。绝大多数时候,观众会代入那些小角色,对下一秒将发生什么完全猝不及防。

制造出如此沉浸感的,不得不提诺兰的胶片拍摄。无论这部新片能否跻身2017年度最佳榜单,它都是属于胶片的史诗。三年多来,它仅仅是第三部用70毫米胶片制作的电影。

躲面罩底下,惟最后几分钟露了真容。《敦刻尔克》没有主角,又人人都是主角。更稀奇的是,全片里没有希特勒的镜头,没有德国士兵的正脸,就连丘吉尔著名的演讲都不曾正面提及。“战争不会以撤退取胜,但应该注意到,一次胜利就蕴藏其中。”这句话只是藏在一篇新闻报道里,藉由士兵的口间接告知观众。大撤退后,一列列火车退回安全之境。经过山野小站时,有士兵要了份新鲜报纸的报纸,读出声来,里面有时间、地点、数字,也有首相的演讲。那上面写着诺兰对整个事件的全部态度。

不及细想但又细思恐极,神作庸作只在一念之差

一直以来,诺兰的思维游戏太深入人心,以至于他的电影常被视作检验智商的标准。很难讲这是一位导演的幸或不幸。这个在17年里拍摄了八部电影、创造了约40亿美元票房的导演,他最沉迷的主题是如何模糊幻境与真实的界限,最拿手的技巧是把故事设计成复杂的思维迷宫。观众也乐得在他制造的谜团反复咀嚼,体会闯关成功、得到最后一块拼图的乐趣。但,成败皆萧何。若观

前两部是2014年诺兰的《星际穿越》和2016年昆汀的《八恶人》。

当下电影业的形势,似乎跟1940年敦刻尔克事件发生时的欧洲很像。有人这样比喻,3D、CG等技术“装甲部队”,已经攻占了95%以上的电影。全世界都已数字化的今天,诺兰、昆汀等一小撮导演面对的战局,相当惨烈。他们不仅需要坚持用胶片拍摄,用胶片制作,还得随时面对胶片放映的缺失困境。

但现在看来,这批导演的前景,可能

与《敦刻尔克》类似,有着柳暗花明的那刻。以《敦刻尔克》为例,藉由70毫米胶片,诺兰把观众召唤回二战时期。薄雾霏霏的天色下,颗粒感明显的画面,穿过岁月,回到历史难以言明的地带。被3D或者数字拍摄所支配的观众,越来越稀罕这种退守在胶片时代的质感。

如此看来,诺兰在拍摄手段上对胶片的固执,退却是进。

坦尼克或者钢铁岭那样的故事。诺兰没打算炮制一个浓烈的情感故事,就连几处潜伏的起承转合他都不想给足。比如,在船上施救的男孩与被救的英国兵之间,海面上拨云见日,星星点点的英国小国旗乍现视野的那一刻,护航空军最后的归途等等,这些在其他影片里都可能成为情绪爆点的埋伏,诺兰统统点到为止。

对跌宕的故事、饱满的情绪有所求的观众,怕是要不满了。但欣赏这类克制的人理解:导演只是从幻境退回到了真实本身,许多事情发生时,哪儿有那么多惊心动魄、天人交战,有的不过是宿命驱赶的紧迫。从诺兰用第一个摇摇晃晃的镜头把观众放到漫天传单的巷子里,《敦刻尔克》里,便没有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对于观众,所见即所感,无需拆解任何谜题,跟上逃命的节奏便是。

诺兰放弃了自己最卓著的数理智力结构,转而跋涉在被命运驱使的无意识之海。许多一闪而过的人和事、对话,不及细想,但电影结束后又细细思恐极,这就是《敦刻尔克》在有些人眼里是神作,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是被过誉的根本缘由。

《敦刻尔克》不是烧脑片,更不是泰